

文艺评论

# 文体史研究的新收获

——《中国散文史》读后

□王光明

让人对散文言说世界的特点,获得更深入的认知。

《中国散文史》的贡献在于从语言把握世界的基本特点出发,在思维方式和形式体制等方面梳理散文话语的本体问题,认为无论诗歌散文都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表情达意的话语形式,都有口头文学转化为书面文学的历史,主要的差异只是“语体”的不同:一为“韵语”,一为“散语”。“韵语”的源头是歌谣,主要功能是吟咏心情,所以“发于音,征于象,运于意”;“散语”,则是出于记言记事的需要,为了表意状物的明确,必须运用“语义明确连贯,句式长短不拘”的文辞,因而具有语体上的日常、自然和修辞上的自由等特质。在此基础上,又通过文章、文辞、文笔、文采、散文等概念的变化,梳理这种杂文学的发展过程,既阐明了散文的本体形态,又标示出其重要的历史节点——“散文因无韵实用而在六朝时代归为与‘文’有别的‘笔’之列,属于杂文学、应用文体范畴。唐宋古文发展丰富了散文的文学性,使散文出‘笔’入‘文’,与诗词各擅其长,并列为中国文学正宗,但也一直带着审美与应用兼容的杂文学印记。”

因为对散文本体特征和历史演变的自觉梳理,能够细举目张,《中国散文史》就不像其他许多文学史、文学类型史一样,写成了以创作背景、作家传记、文本提要“铁三角”为支撑的千篇一律的文学现象编年史,而是有了文学文体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特殊品格。也正因

为对散文的本体特点和发展逻辑心中有数,作者能够较好地把握文体特性与作家个性的互动关系、文类发展的正变关系,从而在更高的意义上揭示文脉的传承与发展。这一点,在其叙述唐代散文的“复古”中看到开拓创新,在现代散文的“断裂”中看到承接,体现得尤为明显。譬如对“五四”以来现代文学和诸种文类的革新,一般的文学史都强调“打开国门看世界”后接受西方影响的一面,而本书却一方面能深入语言变化对于现代散文追求“言文合一”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又能在中西文化里应外合的互动格局中看到文化变革的时代贯通:“现代散文以白话取代文言,破除‘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回归言为心声、言文合一的大道,与欧洲各国从古典拉丁文变为本国语言的路径一样,促进了散文的语体化、普及化和现代化……人们在散文体式的自由灵活、作者心灵的自由活泼和个性表现的率真自然的内在关联中把握散文的特性,把散文视为不假雕饰、自然流露作者真性情的个人文体。这既贯通了刘勰‘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和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本土传统,又接通了蒙田随笔开创的欧美传统。”

自1904年印行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算起,虽然文学史早已进入大学课堂,出版过许多集体或个人编写的文学史,但真正获得好评的并不多,写得好的文学现象编年史更是少之又少,因此被视为英、美新批评理论经典的《文学理

论》,虽然认为文学研究可以分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大领域,却对文学史研究的成绩评价不高:“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中所述的思想史,要么是写下对那些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中国散文史》能够从这样的格局中突围,辨清一个莫衷一是文类的文心与文脉,梳理其几千年来传承与创新,实属不易。

本书的出版也是对解构主义思潮中文学史研究虚无主义倾向的有力回应:无论是文学还是具体的文类,都有其基本要素、基本问题和基本功能,它们在不同时代和个人才能中隐现沉浮,传承创新,都会留下互动的痕迹。这些痕迹就是历史。许多的文学史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不是文学不能写史的问题,而是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文学想象世界的方式,理解了文学、时代与个人才能的关系的问题。



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出版的《中国散文史》(汪文顶、郭丹、欧明俊、吕若涵著,山西出版传媒集团,2023)是继《中国现代散文史》之后,这个研究团队的新成果。这部厚重、凝练的文体史研究成果,无论是对他们团队,还是对中国分类文学史研究,都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一方面,它是《中国现代散文史》的寻根溯源,以古今贯通的精神观察梳理中国散文的文脉赅续;另一方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两岸现代中国散文学史料整理暨数据库建设”的前期成果,又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书体现了文体史研究的学术自觉,从理论与历史的结合上,梳理、辨析了散文的本体特点,回答了散文是什么等问题。散文是一个具有广大包容性的文类,古代把诗之外的写作都当作散文,近代以来也只有小说从散文中独立出来。因为诗与小说之外的写作都可以称为散文,天地宽,体式多,心随物动,心物互生,如苏东坡所说“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很难从经典作品抽象其形式美学的特点,无法像诗歌从音、形、意和像小说从叙事方式入手探讨其创作原则。因此,以往的散文理论,往往各执一端,莫衷一是,或是望文生义,或是大而无边。譬如认为散文就是“散”(“散人杂语”)、“杂”(“杂文”“杂感”)、“小”(“小品”“小摆设”)、“随”(“随笔”“随便”),散文写作的规律就是“形散神不散”等。你不能说这些说法不对,却不能

诗路花语

## 春色(外一首)

□陈远河

或许山上,春笋破土的声音  
高过云间  
每一滴雨水,都带着灵魂  
但我知道,人间总会  
有时光煮酒  
有佳人入梦  
有岁月无法驱散的迷离烟火

梁野阡陌,有人着一蓑烟雨  
从三月踏过  
古道上,几声牛哞淹没了凡尘  
三两枝桃花美艳过后  
被微风吹走  
只有绿叶,还在枝头起舞  
一念花开,一念花落

细雨打响芭蕉,在木窗一侧  
惊醒酣睡的老妇  
和刚要发芽的谷种  
尘封的年轮  
凭借雨水在人间游走  
燕子归来,羽上沾满雨滴  
和故事,许大地一片春色

### 故乡的小河

用不了几步,就能跨过那条河流

和那段日子  
岁月洗圆了尖锐的石头  
剪一段河床边的树影,便能  
轻易抵达村子的时光深处

小桥一直缄默,青苔却忍不住  
在桥墩上繁衍生息  
把刚吐的绿色  
和它的欲望,通通  
倒进流动的水声里  
桥下那头慢悠悠的老牛  
终于倦了  
一低头,便饮尽了一河的落日

我曾在稻子抽穗的声音里停住  
心如止水,而河流的颜色  
始终控制不住骚动  
然后肆意挥霍  
撩拨着村子的每一寸肌肤  
日升日落,经得越久人反复细读

等以后,我会回到这里,然后  
经常站在河边  
守着一个个行色匆匆的黄昏  
它欺负我这游子,总会溅我  
一脸斜阳和一身孤独

晋江之清源洞、南安一片瓦产者尤佳。”五峰山是一座禅茶一味文化之山,隋末唐初,法号道岑高僧云游

至此,见一巨岩,下可容500余人,于是修建瓦岩寺。前人丰熙诗曰:片石千人屋,天工太泄机。海风吹不破,

应待野云归。一日深秋,大儒朱熹闻名而至,高僧呼小沙弥端出刚烹制的一片瓦岩茶,沸水煮开后,满室生香,闻香亦动人。入口后两颊生津,旋即径直自喉啜至九曲回肠。朱熹连呼“佳茗”。

五峰山北麓有觉海寺,古道车马疾,空山禅院寂。风铃声与禅院的晨钟暮鼓交相辉映,在如梦如幻的历史烟雨中蕴含海丝文化、宗教文化、禅茶文化,吸引许多文人雅士纷至沓来。明代状元一峰曾在此养伤并开坛讲学,有诗《题五峰岩一片瓦》曰:“仙家白昼应无夜,玉树长春不觉秋。”唐末五代,王延彬被封为“招宝侍郎”,就在榕桥入口处建立“云台歌馆”,作为泉州府“接待处”。夕阳西下,一条条小船驶向一种心情。番商、中原渡士纷纷涌入云台。榕桥,作为泉州的后花园展示无穷魅力。云台歌馆既是一个历史留照,更多的是镌刻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先行者闪光的足迹。

任何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人文背景,榕桥这个25平方公里的聚宝盆,沉积不少闪光的珠贝。思想家李贽祖籍地就在榕桥三堡胭脂巷,白云寺有他的读书室,十二岁就在那里写下惊世骇俗的《老农老圃论》。

当我们来到九九溪畔,周边气息让人体验到久违的清新。都市中一片田园风光,只见黄牛三五成群,悠然在吃草。五峰山古道散发新海丝魅力,觉海成为梦想的孵化器,我们期待着。

游目骋怀

## 古道

□王忠智



觉海,这个名词很早就进入我童年的记忆库。据说有一位高僧云游至此,站在五峰山峰巅,放眼大海,波涛犹如千军万马从天边汹涌而来,天风裹挟着松涛欲与海浪一决雌雄。而头顶的白云悠悠哉,超然物外,高僧顿悟,决意在此修禅,并以“觉海”名之。

当夕阳的余晖洒向千年古道,我的目光为一方古村落所吸引。这里虽多为残垣断壁,但风雨浸润过的沧桑,仍想诉说些什么。每一块石头都是一部时光的刻录机、播放器,烟云闪过,留下雁叫。

古村落位于觉海山北麓,属于五峰山,泉州古刺桐港近在咫尺。五峰山,为南安榕桥西南面一道天然屏障,山中怪石嶙峋,竞相峥嵘。

古村落其实是古驿站。这些古屋,大多是就地取材的原生态山石。遗存中有一座古屋与众不同,石材都是经过精雕细琢的,主人即当年走古商道成功的茶商。想当年,这里“尘土飞扬马蹄疾,山间铃响马帮来”,入夜灯火在古道林间穿行,古驿站灯火彻夜通明,店小二忙得不亦乐乎。一条古商道是一方地域的经济命脉,是商品流通调剂的生命管道。古商道从泉州一直延伸到同安、漳州、厦门、龙岩。

南宋时,泉州出口的货物大多是茶叶、丝绸、陶瓷、中药材等,其中茶叶是主打产品。五峰山的一片瓦岩茶可与九日山的石亭茶相媲美。蔡襄《茶录》曰:“泉州七县皆有,而以



乡村情怀

## 草香

□游惠艺

青草香,不浓郁,不芬芳,是一种淡然的素雅和宁致的情愫。

儿时的草香在小竹篮里。风儿轻,天气晴晴雨雨,才过了几天,菜园子里、小沟上,又满是绿茵茵的青草,柔嫩、明丽、滑润。摘上满满的一篮子青青绿绿,逶迤地走在乡间的田埂上,不自觉地哼唱起一支支断章小曲。

河岸边、绿洲上一片片青青的草地绵延,农闲时光,那是牛儿自在的乐园。牛儿自顾埋头,“哞”“哞”“哞”,一下下地舔着青草,卷进口中,缓缓地咀嚼,良久才甩一甩尾巴,时光在牛儿慢悠悠的咀嚼中度过!偶尔,飞来一两只蝴蝶,翩跹起舞,抑或静静地栖息在草尖上。翩跹起舞的蝴蝶,总是不即不离地贴近草地,姿态轻盈而舒缓,从容而优雅。当它栖息在草尖上,纤柔的小草随风轻摆,颤颤悠悠。蝶,竟是那样的静,泰然自若,仿佛入定一般。有时飞来一只鹭鸶,久久停在牛背上,把牛背当作免费的摇篮。牛儿食量大,吃到一边的脊背鼓起只算吃了个半饱。

稍大,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

我家的银杏种在山边小溪边的自留地里,只有拇指粗细,因为缺乏阳光照射,山风一吹,还没等秋来,叶子就落光了。

盛夏,我趁银杏叶片还翠绿时摘下做成书签,附在信件里,寄给朋友。我试过用荷花花瓣、玫瑰花瓣、枫叶等,却发现还是银杏最为合适。且不说荷花花瓣太薄太软,就那面积,信封根本装不下;玫瑰花瓣略鼓,一压就变形了;枫叶味道太重,朋友不喜欢。所以,还是银杏叶好,脉络清晰完整,形似舞裙,百看不腻。念初中时,发小在外地求学,乡下的学校没有电话,便靠书信往来。想想那时也着实浪漫,那祝福和思念就寄托在小小的银杏叶上,一周收一周寄,从未间断,反而是现在微信电话一拨就能说得上的时代,我们却失去了联系。

村里人把银杏叫作公孙树,因为人们小时候种下,却要等有了孙子的年纪才能吃上果实。外婆家对面的山上全都是竹林,竹林中有两株老银杏树。农历八月银杏果熟了,天蒙蒙亮就会有勤劳的女孩提着篮子去捡果子。母亲说她做姑娘时,整整半个月,每天早起趁着上山捡果子。十五岁时在外婆家过中秋,她说要带我去捡果子。我满心欢喜,因为可以跟着外婆去做和母亲一样年纪时做的事。她带着我踩过竹林下的河,爬了很久山,走到离树约莫十米开外,就闻到一股酸臭,越靠近越浓烈,那时我才知道银杏果有这样让人难以忍耐的味道。大树下黄色的落叶厚得像棉被,果子到处都是,也是黄色,像杏子。很多果仁被挖出捡走了,只能蹲下来一个用手去摸。微风轻拂,杏叶伴随着沙沙的竹林声旋转而下,一片接一片,让人眩晕。

那年秋,和朋友坐早班车,赶赴龙门场看银杏。刚下车就飘起蒙蒙细雨,游客不多,路边有三三两两的老乡在卖银杏果。山头的薄雾朦朦胧胧,老银杏树的叶子凋落了很多,树干像是一直在过往的三百年里沉睡。有个小女孩,见我们在拍照就跑过来,前前后后跟着看。我在老银杏树下帮她拍了照,告诉她她洗了相片托人带来。她问:你们什么时候再来?我说,下次来带糖果给你吃。不久后,恰好县摄影协会在龙门场举办摄影活动,我托朋友带去的相片和糖果,小女孩应该是收到了。

一直想再去一趟龙门场,却困在琐事里走不开。终于,去年八月又去了一趟。我和朋友顺着小路,又走到小女孩的家门前。老银杏树比去年茂盛,枝

爱在草地上嬉戏、奔跑,松软的草地让孩子光脚丫的肆虐下匍匐、无语,几天之后,它们又是欣欣向荣的一地。

青涩年华,不再爱奔跑跳跃,喜欢一个人静静地躺在草地上,口衔一根青草仰望天空,松软的草地是舒适的床,一根青草就是一支悠悠的短笛,苍穹是垂于天地间的一幅纤尘不染的图画,年少的心没有尘埃,看云悠悠,像逼真的马儿撒开腿缓缓地飘飞模糊,像鱼鳞片片……多少幻想的翅膀飞出心灵陪着白云飘飞,多少秘密对着苍穹宇宙倾诉,苍穹回答你无穷的暗语。年轻,喜欢四处游荡,原先是三五成群,后来是成双成对,去寻找草香、花香。花香让我们惊诧、羡慕、沉醉,忘了草香,忘了时光。

为人母后,草香在捣药罐里,摘几样长辈们指点的青草,捣出汤汁,喂养感冒发烧的婴儿,那时的青草就是一剂剂清苦的灵丹妙药,解除母亲的烦恼。

而今,年更长,草香在汤锅里,我们识得一味味青草,有的清热解暑,有的甘甜美味,清明节做清明糕,七月七做草儿糕。盛夏,我们喜食石橄榄猪肚汤、艾蒿熬骨头汤、鳃草熬肉汤……在做各式各样可口的糕粿、青草肉汤的时光里,小家的日子悠然而甜美。

草香伴一生,岁月静、清、美。有时唐突地以为,一个不在草香的熏陶中长大的人,是一个沾满尘俗之气的人,是一个没有汲取山川大地之气、缺少灵性的人。当我们忧愁或烦闷时,到自然中走走,自然里的草香会以其鲜活之气、清新之气悄悄地涤荡心头的诸多杂念。

新人新作

## 公孙树

□吴美玲



条上绑的红色丝带随风飘扬,树下停着几辆货车,是来运橘子的,环顾一周,没看到小女孩的身影,应该去城里上学了吧。顺着人流往前走,在一个岔路口,看到一奶奶坐在轮椅上晒太阳,一位大哥坐在旁边的树下,脚边有几袋行李。画面很宁静,上去要给他们拍张照,大哥有点不好意思,腼腆地站在轮椅后面。他们是母子,老家东北的,已在厦门平平淡淡生活了十多年。奶奶腿脚不便,可她儿子却能天南地北地带着她走,从东北带到厦门,又从厦门带到龙门场来看银杏。

第一次听母亲称银杏为公孙树时,觉得它只是树,渐渐地,我懂得了生活赋予它关于植物之外的意义。



3月新人 吴美玲,1992年生,三明尤溪县人,作品散见于报刊。本文为新作之一。